

解★放

牵制作战 伺机歼敌

东北人民军队三打鞍山

本报记者 郭平



核心提示 解放战争中,党领导的东北人民军队巧妙实施牵制作战,迫使国民党军队南北调动,疲于应战,而人民军队伺机歼敌。解放鞍山就是这一战法的经典战例。开国将军吴克华指挥人民军队先后三次进军鞍山,为最终打败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进鞍山扫平匪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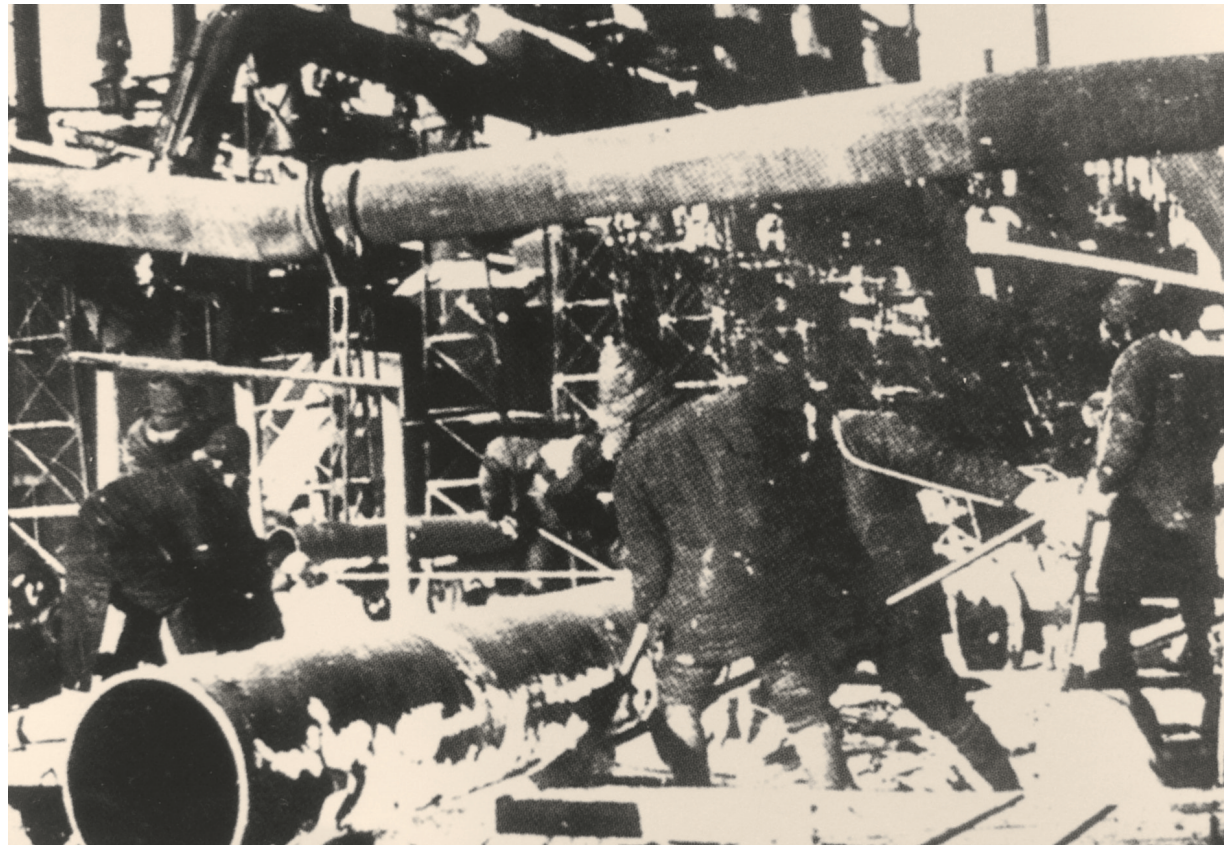
辽宁省档案馆研究人员张慧颖查阅了大量馆藏资料。她对记者说:“鞍山有个二一九公园,让人们很容易记住1948年2月19日这个鞍山解放的日子。但是,解放战争中,面对大批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为了争取在运动中消耗并最终消灭敌人,人民军队多次进军鞍山。直到1948年10月31日,鞍山才实现彻底解放,真正回到人民手中。”

有关资料记载,1945年9月26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五十六团政委李耀率部挺进鞍山,当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陈祖骞到鞍山,组建中共鞍山市委,11月中旬,中共鞍山市委正式成立。

当时的鞍山,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一股反动武装,盘踞在千山、吉洞峪、隆昌州一带,他们四处烧杀抢掠,搅得民众不得安生。

在这一时期,开国将军吴克华奉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带领胶东解放区的300多名干部,从蓬莱的莱家口乘帆船横渡渤海而来东北。因海上风大浪险,船又迷航,经过几天漂泊,在辽西的兴城登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立即乘火车赶到了沈阳,见到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同志,随即接受命令把从胶东陆续船运辽南的六个步兵团和六师师部,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纵队,后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担任司令员,彭嘉庆同志任政治委员,坚持在沈阳以南安奉、中长铁路一带开展斗争。

当时陈云特别强调了解放鞍山



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工人们积极修复鞍山钢铁厂。

的重要性。在回忆录中,吴克华将军写道:“自此以后,我们第四纵队就同鞍山和南满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这一次是吴克华将军率部第一次进军鞍山,他们到了鞍山海城一带,同一件事就是剿匪。他们与兄弟部队配

合,经过大小13次战斗,歼敌5000余人,平息了匪患,取消了当时鞍山市的伪维持会,建立了人民政权。

这次进军鞍山,虽然没有在鞍山城内进行战斗,却在鞍山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经历了14年亡国之恨的鞍山人民,第一次见到了人民军

队,无不肃然起敬,待若亲人。刚刚获得解放的鞍山人民,特别是鞍钢工人和附近农民,并没有忙于安排自己的和平生活,而是纷纷参军。一些在伪满时期就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组织起不少武装队伍,整连、整营地编入第四纵队。

二进鞍山牵制敌军四个师

张慧颖说:“人民军队第二次解放鞍山在史料中是以战役形式记录的,被称为鞍海战役,目的主要在于打击和牵制敌人。”

有关资料显示,对日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时却表现得相当积极。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占领了沈阳,而且还令新六军主力新二十二师攻占人民军队驻守的盘山,进占沙岭、台安、辽中,妄图一口吞下整个东北。

在国民党军疯狂进攻下,人民军队在辽阳阻击两天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精神,撤离鞍山,转入海城、岫岩一带,建立农村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

吴克华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场形势急转的时期,部队思想比较混乱,不少人产生消极情绪,有的说:“这样打来打去,究竟打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儿呀?”当时还有一部分群众由于对人民军队不够了解,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较大。这些思想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信心和勇气。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个连队,在行军途中救活了一个跳崖自尽的母女二人。

随后战士们详细询问原因,这才知道,她们母女在伪满时期就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现在跟着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回到村里,地主恶霸又要强占女儿。母女二人无路可走,方寻短见。她们的控诉,激起了全连战士的无比愤怒。指导员就此机会,给大家说明了这母女二人受害的根源,指明了不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就永无出头之日之道理。接着,战士们激动地高呼:“不做亡国奴!不受二茬苦!”口号声震山野。

这个事件就像一根引信,引爆了战士们积压在胸中的愤怒,那些牢骚和怪话,随之烟消云散。

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陆续侵占了南满的一些城市后,他们又开始集中兵力向北进攻。

为了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吴克华奉命率部进军中长路,大军直指南满重镇鞍山、海城、大石桥。

驻守在鞍山、海城、大石桥的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原是云南龙云的旧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拆散地方势力,吞并异己,便以“受降”为名,将他们远调越南,再转运东北。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装备和生活待遇也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差得很远。因此,一八四师从军官到士兵,暗地里都对蒋介石怀着不满情绪。再加上他们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鞍山至大石桥、营口等地,兵力极为分散。

根据这种情况,第四纵队决定集中兵力,逐个攻城,务求将敌军全部歼灭。鞍山,是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敌人驻守鞍山的是五五一团。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担任主攻,战斗从1946年5月24日打响,只用了一昼夜的时间,便将守敌全部歼灭,人民军队第二次进入了鞍山。

随后他们乘胜追击,向海城发起进攻。海城的守敌是一八四师师部和五五二团。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这是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反内战的首次起义。

5月30日,《东北日报》发表了题为《庆祝鞍山大捷》的社论。鞍海战役迫使向北满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慌忙抽出4个师的兵力,回头向南满增援。鞍山、海城虽然再次被敌军占领,但人民军队已经胜利完成了钳制敌军的战略目的。

当时人民军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今天打了他的头,明天又打他的腰。让他南北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这首歌形象地反映了东北战场的变化。



《东北日报》刊登的有关鞍山战役的报道。

三进鞍山就地歼敌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展开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龟缩于沈阳、鞍山、长春、吉林、四平、锦州等几个城市。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建议,应迅速将驻守在沈阳以南的敌人包围歼灭,以免敌军收缩,加强沈阳的防御,这一建议得到采纳。

当时鞍山守敌为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号称“千里驹”的精锐部队,是1946年在新开岭战役中被我军第四纵队全歼后又重新组建起来的,共1.3万余人。

为了确保全歼守敌,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了6倍于敌军的兵力,并对敌情的了解及地形的侦察非常细致。而且四纵队已经两进鞍山,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因此全体指战员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攻取鞍山的命令在2月10日发出,由东北人民解放军四纵队、六纵队、辽南独立师、炮兵师共同围歼这里的敌人。14日开始肃清外围的战斗,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队十七、十八两个师负责对鞍山西部地区的攻击;辽南独立师则在鞍山以南,沿铁路向驻守在鞍山火车站的敌军进攻;四纵队第十、十一、十二3个师攻打铁架山。17日,人民解放军又夺取了大石头屯和双楼台机场,消灭了二台子、三台子的敌人。

外围肃清后,2月19日6时30分,人民解放军对鞍山守敌发动总攻。六纵队十七师、十八师从刘二堡方向突破,随即向市区西部扩展。辽南独立师以长甸铺为出发地,在炮兵师支援下,由神社山西与四纵队十二师并肩

突进,12时许,进至国民党的市政府,并向转盘街核心工事进攻。由于六纵队也在鞍山西部猛烈进攻,四纵队十师也在东北部展开攻势,敌军处在夹击之下,便把师部向鞍钢大白楼方向转移,并命令神社山、对炉山、市转盘街守敌死守阵地。

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在神社山方向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由于在总攻前未能肃清神社山前灰楼群守敌,总攻发起后,不得不先夺取灰楼群,影响了夺取神社山时间,致使步兵、炮兵没有同步行动,第一次攻击未能成功。十二师立即调整部署,战士们在炮火的集中掩护下,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和敌军装甲车的疯狂攻击,第二次向山上突击,一举控制了神社山,继而向转盘街延伸,并夺取了市中心的防御枢纽,红旗插上了市政府大楼。夜晚,东北人民解放军冲入大白楼,生擒敌师长胡晋生、副师长罗宇衡,余者全部投降。

经过17个小时的激战,歼灭敌军二十五师及部分矿警、交警、地方保安团近1.3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1949年9月28日,鞍山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神社山改名为烈士山。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全面打响后,国民党残部企图从沈阳沿铁路线一直南下,打开一条通往关内的道路,10月6日,国民党军再次进占鞍山。然而他们在这里仅仅停留了二十几天,10月31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第八纵队进攻下,国民党军不战而溃,退出鞍山。至此,鞍山获得彻底解放。(本文图片由档案馆提供)

辽阳一块残碑记录摩天岭大捷

本报记者 丛焕宇

一块残破的石碑静静矗立在饱经沧桑的古寺里,碑首正反两面书写的“德沛军民,威镇夷狄”意在标榜何人的功德?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拜读碑身上镌刻着的文字,聆听着专家的讲解,一个名叫聂士成的将军率兵血战日寇的故事,生动还原了120多年前本溪摩天岭大战的壮烈景象。勒石铭记的内容,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大胜利。

一块残碑饱经沧桑

辽阳的盘龙寺内,矗立着一座残碑,高1.28米,宽0.72米。碑首正反两面刻有“德沛军民,威镇夷狄”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透过依稀可辨的碑文,“聂公士成”“直隶提督”等关键词首先映入眼帘。顺着碑文继续读下去,能粗略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这位名叫聂士成的将军曾率领清军在摩天岭大战日军,取得了甲午战争中唯一一次难得的胜利。

石碑不同于其他资料,无法在有限的空间里留下更多的信息。要了解更多的情况,这方被尊称为聂公碑的碑刻,只是打开探索发现之门的“一把钥匙”。更何况,这方石碑,本身就因历史的原因而饱经沧桑,碑首和碑身曾一度分离,直到2014年,碑身才得以回归盘龙寺,彼时,甲午战争刚好过去120年。

聂士成将军功德碑,饱含着人们对这位英雄将领的爱戴和敬仰之情。据说,时为聂士成部下、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首脑的冯国璋也曾为聂公碑捐银十两。

辽宁省考古专家、历史学者梁志龙说:“聂公碑的价值相当高,甲午战争的文献资料尽管很多,但碑石资料很少。除了这块聂公碑外,在本溪摩天岭的河边,也曾发现了一块残碑,其中也记载了有关摩天岭大战的一些情况,这些碑石资料对研究甲午战争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1894年10月,为防止日军侵入东北地区,清政府派清军沿鸭绿江、九连城、火山一带部署防线。然而,双方交战还不到三天,鸭绿江防线便全线崩溃,形势岌岌可危,如果再继续下去,东北军事重镇辽阳、奉天(今沈阳)将危在旦夕。此时,慈禧太后和清廷王公大臣们都清楚,唯有扼守本溪摩天岭,阻止日军东进南下,才能稳定东线战局,才能得以喘息。

之所以选择在摩天岭据守,是因为摩天岭巍峨雄浑横亘于辽东,山高林密,自古即被视为本溪与辽阳两地的陆上屏障,兵家必争之地。摩天岭位于本溪市区南偏西80公里处,向西北方向再走50公里,便是辽阳市。摩天岭因横跨连山关和下马塘镇,海拔兀然耸立,主峰高度达969米,地势险要。

一代名将临危受命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因为屡建功,擢升至总兵提督。1894年6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大规模向朝鲜派兵镇压后,李鸿章令聂士成率部随提督叶志超奔赴朝鲜,聂士成不负所望。

1894年10月24日,日军分两路对中国发动进攻,第一路从朝鲜陆路攻打清军,第二路由大连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进犯大连和旅顺。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清军约有2万多人,以九连城为中心,沿鸭绿江布防。统帅这些清军的是四川提督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

正当日军主力开始进攻九连城,生擒敌师长胡晋生、副师长罗宇衡,余者全部投降。经过奋勇抵抗,击退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但终因在两面受敌后无援兵的孤立情势下,清军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只好冒死突围到凤凰城,火山宣告失守。日军又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即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全线崩溃。

据《清史稿聂士成传》记载:日军占领鸭绿江沿岸后,兵分东西两路,进攻奉天。东路直指辽阳,另一路绕道岫岩海城方向。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聂士成利用摩天岭的天然屏障,抗击日军,从正面阻止日军由东路进攻奉天的企图。

10月下旬,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10月30日,日军攻陷凤凰城,摩天岭成了保卫奉天的最后屏障。为阻止日军向辽阳、奉天进犯,清廷命令淮军总兵聂士成死守摩天岭。聂士成临危受命,认为这是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便立即要求所有清军北线军队集中攻击日军从丹东到摩天岭一带的运输线,打断日军运输线后,将进攻摩天岭的日军围困于此。

11月12日,日军第一军第十旅团的一个大队,在金田少佐带领下进攻清军。聂士成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

载东”,打得日军惊慌失措,再不敢在崇山峻岭中贸然进犯。经过十几个昼夜的艰苦鏖战,聂士成所率领的清军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牢牢地守住了摩天岭阵地。最后聂士成改变战术,开始组织兵力主动出击。

11月26日,聂士成决定率军乘胜追击夺回连山关。当晚摩天岭地区天降大雪,日军认为清军绝不会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发动进攻,而聂士成却亲自率领300余名骑兵突袭日军营垒,将毫无防备的日军打个措手不及。

12月5日,聂士成又精选将士一千余人进攻分水岭,敌军不支,弃岭而逃,聂士成将军率军追击到草河口。12月9日,聂士成联合依克唐阿在坚家河大破日军,击毙日军数十人,收复了草河口。此后,聂士成利用天寒气候,依托有利地形,不断出兵与日军游击周旋,最终迫使日军退回到凤凰城,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聂士成率清军前后鏖战4个月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也始终未能越摩天岭防线一步。就连日本著名作家、当时的战地记者二叶亭四迷,也不得不当年8月22日发表的《摩天岭反攻》纪实性报道中,对聂士成表示叹服。

梁志龙说:“我曾经到聂士成殉国地实地调查过,在天津人民记载聂士成事迹的碑刻中,就谈到了他在摩天岭、连山关、草河口这三个地方的大战。这场战争是在清政府连连战败过程当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给日本侵略者造成沉重打击,也给国人以极大鼓舞。”

一位英雄壮烈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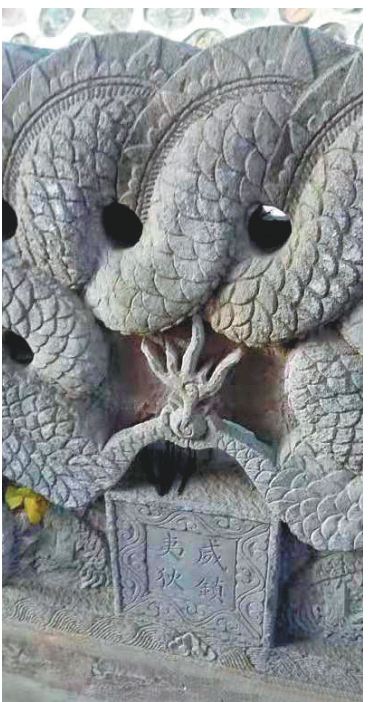
摩天岭大捷是甲午战争中清军唯一一次成功的阻击战,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甲午战争的结局。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宣布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结束后,聂士成被提升为直隶提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聂士成率军镇守天津。在天津保卫战中,他率军英勇抗击侵略军。

当时聂士成率军驻防天津城南海光寺。他身先士卒,在小营门、跑马场和八里台一带阵地上,与八国联军侵略者奋力拼杀,坚守八天八夜。6月13日,聂士成再次率军攻打小营门的侵略军。敌军6000余人还击,聂军寡不敌众,退至八里台。此时,又有500日军增援,清军陷入重围。激战两小时之后,聂士成双腿受重伤,仍率军突围到卫津河八里桥坚持作战。一位叫宋占标的营官哭求聂士成撤回城区,聂士成提刀挺立桥头高喊:“我与天津城共存亡,聂士成不负所望。”

如今,120年过去了,那场战争硝烟早已散尽。然而,透过那方静静矗立盘龙寺里的聂公碑,我们依然能记起民族危亡时期那个慷慨赴死的英雄聂士成。

(图片由辽阳相关部门提供)



盘龙寺中记录摩天岭大捷的残碑。



专家档案 DANGAN

张慧颖

毕业于长安大学日语系,现就职于辽宁省档案馆利用处,曾从事档案日文翻译、保管、整理、编研等工作,现负责档案接待利用工作。